武溪集卷第三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
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序

陳相公羅浮山詩序
孫工部詩集序
朝賢贈李駕部詩序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曾太博臨川十二詩序
朝賢送寶珪詩序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宋大將左川雜撰序

宋職方憂餘集序

海潮圖序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宮師陳相公留題羅浮山詩序

道家品天下名山稱洞天者三十六號福地者七十二蓋蓬萊之一洲神仙
所居在洞天之七而岫穴北通金壇蓋蓬萊之一洲神仙
之聚宜豈獨榮公侯之祀擅登臨之美已彼嵩少終南中
條太華枕乎名利之場故吟詠者日爭咀嚼含咏以買名
聲而茲山磅礴海上寂寞千載自非安恬愉樂幽靜之地
肯於名外摛為不世之觀乎今宮師致政相君嘗於咸平

中領郡來此師其屬而述焉雖川陝藥之區景泰寘心
地咸有留詠共成四章觀夫大君子之存誠也卷道而法
迹不羞於窘遭時而調元不謂之泰所以托言寄意安於
適而已矣故其解相印如脫屣豈不素樂於閑曠哉博
令黃君以曳裾之舊而希其高惜其殺守塵蠹恐湮沒而
不紀遂買石而移之以永其傳其躅後來游今日其敬
[illegible]月于右

孫工部詩集序

詩之源其遠矣哉唐虞之際君臣相[illegible]
[illegible]又用之與也姜嫄后稷配天之基公劉
任叔思齊之化文武太平之功莫不發[illegible]

被于絃歌協于鍾石者矣周召沒而王迹衰微[illegible]
雅變然亦褒善刺過與政相通蓋所以接神明察風化[illegible]
[illegible]憤怒不獨諷詠而已迨夫五言之興[illegible]
作者衆矣大抵哀樂之所感情性之所發[illegible]
實異好其有樂高古緩步驟馬[illegible]
賦比興前哲論之詳矣其居[illegible]服北來交[illegible]
繼以三編見寄自華原適守至盧陵典城七八年間凡得
千首觀其勵精篇翰託情諷諭目之所經迹之所接一事
一物亡虛聞覽其間蓋輒大臣之美績道義良朋之樂問
泉石四時之嘉景關河四方之行役有美必宣哀憤[illegible]
雖語存聲律而意深作用[illegible]

宋之新律跨李杜之老詞其他靡曼之作不足方也且其
取譬引類發於胷臆不從經史之所牽不為文字之所局
如良工斫材手習規矩但見方圓成器不覩斧斤之迹拙
詩其深矣乎世謂詩人必經窮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蘊寫
悽辛之景象蓋以其孤憤鬱結觸懷成感其言必精於理
必諧也和叔自關中用兵時即佐華原預聞邊事以材召
入御史府屬莫徭作梗於湖湘奉詔安集偶讒失職守蓋
陵尋謫倅漢陰數年徙沔上軍壁乃得剖符廬陵其縣歷
周旋萬里間邊風塞草朧雲江月淒切羈孤無不經涉其
為窮亦久矣今天子憂勤求治四海無波羌戎俱順祥應
臻集既已脩孝治祀明堂矣方將卅中岱宗告成天地而

寤寐英傑討論儀矩和叔嘗於此時奄從法駕褒賚帝功
紀朱草赤鳳之瑞賦我將時邁之什歌於園壇薦於太室
與吉甫清風之頌相照千古乃詩之用也豈獨窮愁稱工
而已哉

朝賢贈行詩總序

古之賢士大夫尚沖退而輕進取者無他焉蓋所以敦止
足遠奔競激貪冒厲風俗也隴西李氏世清德某官屢
陵日今致政駕部嘗以詩序一編見寄乃朝賢贈行之為
也首則先正尚書以逢丘佐著辭榮就養次則令元貳卿
以霜臺獨坐遊權請郡末則傳政駕曹以春宮屬僚解組
歸休皆未及引年之典而掛冠勇退故三朝風德二府名

臣臺閣清賢搢紳偉望率用揄揚高趣謌詠素風或詩或
序共美行色又其豫章所居搆閣東湖之涘不雜囂滓有
雲泉之致不出戶庭雜魚鳥之樂朝廷文雅之士聞其風
而慕之咸寄英詞刻在翠琰欲俾總序錄之以為子孫之
藏適會某負謗去官不克從命越十稔矣今茲駕部文洎
令子比部同門二君悉以書見貽復叙前意且司門之書
曰大門世父詩序各在一石今欲合而傳之且予兄弟執
先妣之喪已終矣兄當偃蹇還墓定乞便官奉養日夕侍
立未嘗不議及此況老父十年之意不為不勤矣吾友之
文不可靳也某伏自惟念當世儒宗故司空李公昉故翰
林宋公白故宮保晁公迥皆有詩故翰林楊公億前相國

晏公殊皆有序於李氏世德非不光矣豈假部拙乃益其重耶幸而獲交其父子間今勤如是雖又發筆硯敢怠於詞哉於戲求之舊史累代華顯傳名龍袞者多矣至於習守退靜脫去榮利並踵其高者尤難其人可尚矣哉故直書而序之凡序五首記一首詩一百三十二首列之于石傳無窮焉

諸公送蘇屯田詩序

今天子皇祐紀元之四年廣源州蠻人寇嶺南燔毀一十二郡殺三郡守驅掠吏民還據邕州王師數萬討之明年大敗蠻衆留屯萬人于邕凡民之供役運糧餉完城壘未得休息又明年改元至和詔[illegible]司部蘇君英得充廣南西路轉運使轉運職綏於期會則軍用或窘急於聚斂則民力益困必須周才通人乃稱其任初政府以賢叙進擬數人上御[illegible]苛細並却之及見夢得姓名遽可其奏夢得正直自守上知其名故自陝右越録見從乃知吾君之愛撫遠民不徇專於利權也前相國太師杜公[illegible]諸元老叙朝廷任賢恤遠之意著於篇詠賓客王公當世宿儒龍圖包公在朝清德殿丞王君後來文傑並繼其作以寵[illegible]行其年十二月君下車出諸公新什為示故直叙所聞以刊于石

曾太傅臨川十二詩序

古今言詩者二雅而降騷人之作號為雄傑僕[illegible]患靈均

負才矜己一不得用於時則憂愁悲怒不能自裕其意取譏遍人才雖美而遯不足尚乂欲著於言議而莫由也今茲得罪去朝廷與江同年不疑曾兄悲然挐舟見顧問曰共言臨川山水之美因出十二詩以露其奇其詩皆諷詠前賢遺懿當代絕境未嘗一言及於身世陶然有飛遁之想通哉不疑不以時之用捨累其心所尚哉遂題其篇

朝賢送寶珪詩序

僧徒珪日撇公卿之門不可勝數其宴見而款談者固少矣來以詩投去以言贈又加俊焉名高方外無忝所尊達有存耳湘衡之郊梵侶充盛遊之而師主四禪席得之

徽麗珪師焉昔遊雲水名動京師息以南還逾三捻矣一日出諸公送行詩一軸率今之名賢因其言旅遊成雅詠師皆摸其皇跡勒之琴瑟鸞鵠交翥金石流潤前所謂去以言贈無忝延譽者也寬玩數四不能去手師乃跽請追序所得遂書之篇首

宋職方補注周易後序

易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丘京氏費高諸家之學列于卒存而傳異詞師異說往往入于五行讖緯之術故其學中絕焉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于隋唐之際大有言陰陽變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獨為學者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詭說相高自成一家之言考

之卦繇文象彖繫之微有所不通矣今廣平宋君貫之補
注周易蓋懲諸儒之失而摘去異端志在通王氏之說合
聖人之經字有未安意有未貫必引而伸之用明文王周
公之旨初著易明數十篇後得唐郭京舉正之說[illegible]已
合遂採郭氏舉正與易明相參綴于經注之下[illegible]間之
所缺者後人之未悟朱墨發端粲然可覩其自叙詳矣於
戰古之儒者以明經為本兩漢名臣未嘗不以經進自儒
林文苑淪分已來搢紳之士視經猶遽廬耳貫之學必稽
古言皆貫道以詞章取科第以通博副名實皇祐五年歲
在荒落補注既成聞于橈宸俄須中旨附郵投進其明年
[illegible]事平息因談經義遂得奏御副本為示迺周而研之嘗

觀劉氏鈞隱圖言宓犧氏畫龍圖龜書之文以畫八卦又
言天五地五大衍之用謂其深於數者及觀貫之之釋以
謂宓犧稽象於天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以
畫卦奚獨取於龍馬之圖耶又其言乾坤之策生於四象
其於尼父之經輔嗣之注亡所戾而有所明焉固可秘之
藏宅流之學宮寧止是正文字而已哉數其言近旨遠故
題而序之

宋太博尤川雜撰序

康定建元之明年歲在實沈廣平貫之以奉常博士移刺
瓊管途縣曲江因出文藁西編示其一曰劍池編次曰龜
城集次曰尤川雜撰次曰求平錄皆一官所成之集也且

曰劒池求平二集今待制宗人子京暨入理丞王君子元各爲之序以冠篇首尚以太尤川一篇翠吾執某自量識淺才下幸得同登桂科十八年矣官途蹉跌連蹇江嶺之間雖復縢口費詞揄揚褒歎不爲當時所信奚益其重輕哉辭不得免乃言之曰夫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坦明萬代之法自戰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作文章之道於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士亦習尚聲律以中其選署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吏才成績或以民政夜懷或困簿領之煩或眺無私之樂迴顧筆硯如長物耳其能業官之暇孜孜文史以究當世利害著之篇牘豈非懷文抱質未盡其用精力有餘不忘於學者乎嗚呼道之難行也久矣今觀貫之始以鐵錢一議忤於守臣而恢人協心卒成讒毀可憤也已大史公曰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於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論書策以舒憤悲空文以自見豈非此耶貫之行爲時所推存乎子京之序至於自致遠大發其素蘊繫乎遊宦之會此但序一集之意云耳

宋職方憂餘集序

君子之道行之當世以爲範言之後世以爲稽詞章之作寄詩賞而明教化也同年貫之自登第以來嘗政退公之暇朋遊獨處悲歡榮悴未嘗不發於文故於著撰爲多今論思近臣侍讀龍圖宋君子京侍講龍圖趙君祐之搢紳聞人王子元巖穴高士李泰伯並爲君之集序其言文之

體要道之用捨極矣皇祐四年以溪撩干紀侵軼郡縣某自喪次中起為桂林守兼總師政貫之自曲江守移倅廣西漕車明年蠻事平息得還郡治剽談之次貫之復出居艱所著文集命曰憂餘序於某讀玩數四惟增感歎嗚呼古之君子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不欲餘事亂意也某不幸執親之喪不得終其哀遠墳墓去几筵驅馳壇場萬里之外貫之喪中所著則改葬議又齋文清詞而已後世之楷豈不高哉故泣而叙之云耳

海潮圖序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虺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鰌出處皆亡經擾唐世盧肇著海潮圖以謂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illegible]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不繫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

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絶此固不知潮之准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皆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賈氏爲記以謂潮虛於午此候於東海者矣近燕公著論以謂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爲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名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於海門（通州海門縣）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日後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爲晝潮望已後爲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爲夜潮望已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博羅縣）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爲晝潮上弦已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爲夜潮上弦已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友事之固然也昔田文以齊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廼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某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絕賓客日尚惶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識遠雖嘗辱撇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逾嶺惠然見顧其色溫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嘗聞大將軍青任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去史氏以為美談今之士大夫能為人軒輊者豈少哉廼肯間關千里訪我陋巷蓋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媿耳又其告歸以詩為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秖炊黍士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雨多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武溪集卷第三

武溪集卷第四

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眾贈少師謚襄公余靖

論

堯舜非謚論
漢武不宜稱宗論
秦論上
秦論下
漢論上
漢論下
正瑞論

姚璹論
三統論
禘郊論
堯舜非謚論

跡驟五帝德規百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厄父首之於書大一統焉遷列之爲紀釋者云堯舜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罔不宗焉愚嘗考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粤自遂古聖人迭興真淳作散制度未備尊廬赫胥以前未有氏姓皆以教民之事而名之鑽燧改火則曰燧人穴處巢居則曰有巢是也迨及三皇頗推五勝乘火德者曰炎帝應土運者曰黃帝少昊金天亦襲其故迭興漸有兵戰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則因其名顓頊與嚳則其名也帝摯帝堯帝舜亦其名也以國言之則顓頊稱高陽氏帝嚳稱高辛氏堯帝稱陶唐氏帝舜稱有虞氏皆以所興之地爲國號也帝摯非改姓易代之主故不稱氏以名言之則顓頊嚳摯堯舜皆名也頊正也嚳極也摯大也堯高也舜華也古雖敦朴知以美字爲稱固不疑矣夫謚法者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僻王嗜音酣酒者有之荒禽冒色者有之飾非愎諫者有之鄙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爲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之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群

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善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萬乘而不稱其名在仄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釋者又云受禪成功曰禹豈舜受堯禪而不能成功乎夏商之王以名爲號者多矣仲康太甲之類是也禹之保邦莫非堯舜之制而加以繁文縟禮烏有捨誠勸而就質略哉若以夏道尚質則禹非夏耶愚謂周公之著謚法也特取堯舜禹湯之名以爲訓觧將後之下武守文者慕其名而襲其行也周人以諱事神諱其名而稱其謚者周道也謚與於周爲得彌文之實

漢武不宜稱三代諸

創帝基革天命濟率土於塗炭者祖之盛烈聲教同文軌納烝民於富壽者宗之最存則詠其德沒則觀其謚所以敘昭穆於百世之下配禘郊於群廟之上親雖盡而不毀者祖宗之隆也昔武皇之撫運紹炎漢之重熙拓蠻夷之境則衛青去病之勳立而民疲於干戈矣惑神仙之談則少翁欒大之寵崇而吏煩於祠祀矣悅韓嫣之佞而處以副車則君臣之位失矣信江充之譖而誅及戾園則父子之恩絶矣舉其大槩何昏如之至于即世之日群臣加謚曾不爲靈若厲而反壯其武廟爲世宗廟周公之法敗三王之制當時洪儒碩生如夏侯勝黄次公議其樂章遂抵詔獄不亦甚乎且祖有功宗有德若夏之少康商之太戊武丁皆廢而復興不失舊物然始謂之宗也周人自文武

而下雖德如成康刑措不用宣王中興雖道再盛廟在迭毀亦無異號[illegible]漢室高帝以英武特起紲嬰刃籍戴之曰祖斯固宜矣孝文崇仁義省刑罰弭奢華服飾儉而國固空虛寓內太平廟稱太[illegible]斯又宜矣孝武雖廓地斥境而亡德及民不加惡謚曰[illegible]乎矣尊之為宗無乃失其正乎或曰孝武雄才遠略高比[illegible]王西開夜郎之境東建朝鮮之郡匈奴徙庭甌越請吏脩典禮嚮儒學登封告成而漢之制度於是乎備若如所論不亦過乎曰邦土雖闢兵已黷矣遠夷雖服民已耗矣樂府雖盛雅亦亂矣泰山雖封制亦侈矣文景之俗由是而憊可勝道哉末年下哀痛之詔進堯推之術有富民之心而不能得其道也世謂漢家雜以霸道愚於武帝觀之曾霸者之不及代廟弗毀後嗣何以觀乎西漢稱宗者四而東漢無復區別至于安桓亦有廟號其失自武帝始故著論云

秦論上

前世高論咸以河山之險秦得百二遂并天下者地勢便利使之然也所以奉春進計田肯建言著之史牘千古稱善愚謂秦人之興有由然矣自伯翳至於秦仲率以立功克守其業而僻在岐雍諸侯以夷狄畜之穆公之世得人而昌廣地開國悉由任賢之勳矣百里奚亡虞之臣也而授以國政孟明奔軍之將也而委以師律引咎自責卒復河西之地由余在戎公以為憂當其來聘也降千乘之尊

接以殊禮坐則曲席食則傳器及其來歸以客卿待之故能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抗衡中國矣暨乎即世之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賦以黃鳥秦人不復東征數世不競者奪其善人故也及孝公嗣守宗祊七雄並立當是時齊威楚宣魏惠燕悼悉已稱王韓哀趙成亦復強大諸侯力政而周室卑矣孝公增脩穆公之德寤寐賢者刻爵而尊之分土而與之衛鞅以蘖公子求見遂用其謀開阡陌急耕戰法行民便亦以稱霸後世遵用先軌范雎蔡澤離疏釋矯而取卿相任賢之術速於置郵卒能滅二周吞六國而并天下者用此術也且蘇秦反覆之臣燕王一聽其言合從山東秦人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以此思之一賢之功堅於山河遠矣在用與不用耳湯以亳武王以鎬而王天下其政何如哉百二之說於是爲負

秦論下

世言秦所以亡者趙高讒邪胡亥愚惑毒痡齊民四海瓦解而宗社墟矣愚嘗以爲亡秦而賊天下者李斯也秦人據形便之國氣凌山東穆公任由余孝公用商鞅而霸業基矣蠶食虎視累世橫騖有起翦拓騖搖其兵襲魏睢澤執其政斥地滅敵日加其強李斯始以儒學西游於秦乃進一六合兼諸侯之說秦人除逐客之令以從其計破縱擅橫卒并天下以斯爲相且斯以布衣徒步游說數年而取宰相不爲不遇也海內既一屬心於斯六國猒戰爭之

苦兵待我乎偃秦人困盧并之廢土待我乎闢父子薄謾鄙之異民待我乎教斯學帝王之術居輔弼之地脫或戴其君於成康之列躋其民於仁壽之域如反掌耳而乃背戾古始授本塞源燔弃詩書愚弄黔首絕尺寸之封以孤其勢侈封禪之制以驕其心築宮彌山川勒銘徧海內裁誹謗禁偶語刑繁令滛國紀隳矣紀綱既壞西國不危者未之有也世子者所以接統而著代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故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根一撼天下必蕩安有著名儲貳而握兵邊徼廢弦誦之大業習鼓旗之末節衣裳顛倒莫甚於茲默而不言焉用彼相及沙丘之變趙高以褻近之資啓亡國之言丞相當於此時正人臣無將之誅以視天下召扶蘇而立之從先帝之約扶蘇仁明備嘗險阻輔以治道可致太平若刻去嚴刑罷遣謫戍民無怨讟則秦之社稷未可量也斯惑趙高之詞越錄而叛胡亥小人在位兵徭並起使四海之人血膏邊城骨填驪山比至整整半為盜賊尚乃建言督責以固恩寵豈不愚哉賊屠三川卒被高譖黃犬之歎得無晚乎使胡亥得位趙高得權皆斯之由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斯之謂乎故曰亡秦而賊天下者斯之罪也卒被五刑非不幸矣

漢論上

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祿去王室哀平二帝享年不永賊莽萊之盜竊神器漢祚中絕者孝成始之也竊謂漢家之

禍不始於孝成蓋孝惠源之陳平者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彌漫于景武宣元之際孝成復敗其隄防而極於昏墊也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英雄樂推遂正宸極后族呂氏侯者三人奉朝請食祖賦而已賞刑大議未嘗及之孝惠即祚植性仁弱呂后殺三趙王號令自出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漢正亡窮之法定君臣之分專生殺之柄而乃感人彘之酷意不久生自促壽命以成高后之勢不曰孝惠源之乎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彼陳平者用辟彊率爾之辯尊王諸呂分將南北軍中宮稱制以臨天下當是之時向無周勃朱虛之謀齊楚諸侯之兵使祿產體不近下一有羿浞之材則漢之社稷幾爲他姓所得矣不曰決而泄之使其橫流不已乎厥後魏其侯以賢后兄子武安侯以王后異父同母之弟並託肺腑繼爲丞相孝武最稱英明而田蚡爲相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蓋近中宮之勢而用之內積憤怨而宣於言也衛青霍去病雖以軍功取大位然亦因波房之重孝昭之時上官桀父子霍媼之謀幾候漢室皆惟廢之覬也許史丁傅之家的纍纍絡若若分茅土握符節秦約軸朱朱輪華轂而朝者不可勝數不曰彌漫於景武宣元之[illegible]乎漢之鼎所以不移者賴忠賢之士間而持之耳及孝成之在位也趙氏姊弟專寵賊害皇子王氏五將世權外擅國命故莽因元后之勢席諸父之基肆其姦險以取名

遂復緣哀平短祚國統三絶張禹師丹之輩諂諛邪佞故取宗室幼稚未能持國者授之以令天下使漢祚中缺者職此之由也不曰敗其隄防而極於晉塹乎西漢之禍於是乎在

漢論下

前史稱光武中興尋造漢室裁新都驅赤眉應四七之主賞謀臣轉戰功得萬世之利以爲昨土錫壤不侈其封帶河礪山克保其胄嗣因謂高祖創漢基剗秦制[illegible]示王異姓或連城數十或裂地千里兵足以張其威以充其嗜欲故韓彭英盧身陷葅醢絲世史學問不咸曰高帝之賞也地廣力彊所以速叛建武之封[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爲[illegible]於其人[illegible]祖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者謂不然者則[illegible]賞元[illegible]順世[illegible]

[illegible]者時也聖人立[illegible]元乎順時[illegible]爲湯放

武王伐紂時也秦并六[illegible]登食天下尺[illegible]子戈不在他

[illegible]一夫奮臂四方瓦解[illegible]建之罪子[illegible]以巴蜀僻左

[illegible]次三秦東戰滎陽敵[illegible]爲敵當此之[illegible]王喬將爭逐

秦鹿者[illegible]下之[illegible]子房請[illegible]也以與功臣楚

[illegible]天言[illegible]之者非漢之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氏無繼於

之[illegible]封三[illegible]尚怨[illegible]況[illegible][illegible]等隣敵

不[illegible]誰肯來豈能以[illegible]去就哉安可

比[illegible]邑數四而已邪又世[illegible]之英也出自宗室

剪除以順制逆以仁易暴德之民成復漢之業先帝取臣之與奪得以省損於民臣之刻病得以沿革於是限其王宇削其兵術足以全其命而其勳杜震主之權大使指之臂終能全其命而其勳杜震制之時今使高光易地而居孰不可時爲大順次之宜次之其此之謂乎必若美其祖之業則可矣若又短高皇之失策則非觀時之術也

正瑞論

夫上古明王言爲天下法動爲後世則猶恐怠惰故立左右史以規之是則史之設所以董言行於一人正褒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妖告而已矣三皇墳五帝典記言之史也述禱祈答問之史也訓誥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言焉迨于兩漢則有赤乏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之應豈古史闕略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爲史之本意也敢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興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政興周人以積行累德興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聖且治乎癸以侈奢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災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在上妖不爲害矣脅獲麒麟哀公出奔漢頭鳴鳳凰平帝失國此則闇主在

上瑞不爲美矣仲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隕星隕螟
生鵒飛之變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
恐懼而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麟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
耳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晉庭龍見洧水不由德至斤而
弗叙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堅
推輪恠譜其啓國也以斬蛇大澤爲受命之符而英雄之
畧弃矣其定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爲易服之感而古人之
象隱矣及乎前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
意與其疑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
祥瑞以爲紀事之瑞恐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
效易其俗賞不僭刑不濫則四靈爲畜日遊於君之宮沼
郊藪矣又何用索異傳恠惑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
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疇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異而
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怒如雷霆予奪生
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
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
敢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
近陛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疇建
議秉鈞之臣訏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

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甄叙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刋脩矣璹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伏退之後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撰脩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翦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伏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出於史之畏我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自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孰邪孰正孰諛孰諍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爲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窃鍵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鉤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業略人猶疑之況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

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疇雖知
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
哉

三統論

夫王者受命必先改正朔易服色者蓋示民之有初也故
三統之義於是彰焉然而先儒所論止及乎三王之世是
以夏之寅而黑商之丑而白周之子而赤可得以述也至
于堯舜以上則雖仲尼之說亦無聞焉豈非旨深而意遠
乎而鄭康成之徒則據此而逆推以爲舜與周同堯與商
同高辛氏迺與夏同正朔三而止文質再而復自古而然
也非但不經抑亦於帝王之道有所昧焉嘗試論之夫帝

王步驟不同文質亦異三皇正曆歲准攝提古之爲君因
民而治故唐虞已上無變易建夏右之繼統也自以德衰
不及二帝又知夫時將醜矣必示之以制度故其沿革頗
漸於文是以小正之說尚黑之義於是著焉然而服色有
所尚而正朔不必改也但紀之於政令而已故仲尼稱述
三代則曰行夏之時蓋以其合於古而得天數也禮因於
殷而不言其所損益者蓋謂此乎及湯武之革命既以兵
勝俗又寖弊欲示民以改作而新其耳曰俾知夫令出諸
已故有服色之變又以服色之制本象於正朔商人以建
丑而易寅新其令也尚白而變黑象其朔也周之尚赤而
建子由是與焉然三王之易服改正必取三微之月蓋以

君之出令象歲功陽氣之始也足以垂訓於百王文質制度於斯備矣後王雖興制作不出於此也故仲尼曰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其此之謂矣夫謂正朔三而止者月過三微不可以垂法也斯亦王者之制耳安可及於上古哉且五帝之書二典存焉其堯之書則曰敬授人時順曆數也又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此則分至之候正在四仲契古歷而符夏正也又烏聞建丑之說乎舜在璿璣以齊七政齊已之德當天心與不爾至於歷數亦不異於堯又曷覩建子之言乎及其制服則曰觀古人之象故山龍日月之度較然可知也又何服色之改乎然則五帝之德淳三王之俗薄德淳則制簡俗薄則政備故三統之義起於三代而雖自太昊或推五德之運蓋所天之數也正朔則無所更焉至三王則政有偏矣夫有偏則有弊故後之興者必舉其偏而救其弊也若謂文質可推於上古是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正者又可行於帝皇之代乎斯見其不然也自秦漢以下服色但依於五勝此又不可推於三王亦明矣康成既已失之而杜祐孔穎達之徒復引爲證疑誤後學甚矣夫

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尊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鈐鍵援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爲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大傳已禮不

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郊天則祭感生帝於南郊
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
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
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經以有未悟嘗
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不立南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
亦禘黃帝商周禘嚳蓋殷氏所出是爲殷祖也殷之禘
則降於王者立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
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illegible]太微五帝遞王而王者之興
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
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禘緯書以釋經義太微[illegible]星象

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爲二祀
斯皆舛謬深用軫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
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爲
二祀祖宗合爲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
必尊當[illegible]圜丘皆罔研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
五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爲失旨誤
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
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爲六天矣天尚
無二安得有六案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
神不在穹蒼之外若以爲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
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

張本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爲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反遠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爲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焉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注左傳箱郊配靈威仰焉周頌又稱郊爲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盾孰爲辨之哉

武溪集卷第四